

〈幸福路上〉

電視上某個遙遠國度的叢林裡，有一隻不會飛的鳥，似雞似鷺，自己一個，一直在那林裡跑來跑去。旁白說牠是瀕危物種，正值求偶季節，所以邊跑邊叫，想找個伴。但幾天幾夜過去，始終沒有同類回應牠的呼喚，牠甚至沒有遇到另一隻與牠一般，應當正為求偶苦惱著的雄鳥，跑叫半天，日夜過去，整座林子連個鬼影也無，只有隻身一鳥。

於是我想，這應該可以寫些什麼。都不會飛了，跌跌撞撞，姿態笨拙，為何還要延續物種？但很快，這種想法就會讓位給工作下班後的疲累，然後想，也許等休假日再寫。休假日一到，度假放懶之心油然而起，飯局邀約、購物踏青，生活安穩之後的物質選項越佔越多，該寫些什麼這件事又再次被往後擱置。到最後，日子一久，竟至不覺有寫的必要。

曾經想像，生活無虞之後的日子，也許可以更自由地寫。我抱持著這樣的天真，選擇了一份與文學無關的工作，每月看著存款數字增加，父母也不再為了金錢彼此怨懟爭吵，我的內心是喜悅的，一躍成為給予者，甚至獲得了某種自信，覺得自己似乎更懂得了人生與生活的間隙，理想與現實的無能縫合，那無可奈何之處，餘生不過是妥協之下的產物。像這樣，以為擁有了工作經歷就等同擴深了生命與眼界，更可以理直氣壯稱文學如何云云，書寫從此不再有侷促之感，一切都很完滿。

不再毛毛躁躁地為生活感到焦慮之後，每天有限度地勤奮工作，夜晚躺在床上，什麼也不想，快快睡去，以為生活就是如此，生活正在變好。好了，其餘的一切也會好，於是總是在等，等著那個想像的文學中的自己也能隨之好轉，跟了上來，與我並肩同行。

但那到底是什麼？

一晚躺在床上，憂煩著工作上細瑣的情事，又為這樣的憂煩感到其實毫無意義，官僚體制裡總是充斥著大量看似緊急實則空泛虛幻的瑣事，將人壓得扁平，好塞進俗世的皺褶裡，不做他想，日復一日，便已足夠。我突然有些恐慌，驚覺日子已變成我所未料的樣貌，只好匆匆忙忙思索起自己過往的生活是如何，曾經憧憬過的又是怎樣的風景？可連那起始點，都有些不堪記憶。

聽人說過，某篇作品的生成，在書寫過程之中有種福至心靈之感，並且會帶領作者去到一個全新的領域。我卻從未有過如此經驗，初習文學，讀與寫並進，文字的展現慾望飽滿豐沛，因此寫得快，明明毫無創作意識，寫完之後卻自認完美無缺，甚少修改，辨識不出好壞，總有抑鬱不得志之感。閱讀也無甚滋味，只將喜歡的幾本反覆讀著，默默記下幾個句子，就算有了交代，不曾想過文學是否能作為一門志業或說專業。應該說我什麼都沒在想、什麼也沒做，卻總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拒絕了，現在回想，或許那樣的一個姿態，是想讓別人覺得自己有在認真活著，只是某種東西障礙了我。

那般懶散，鎮日無所事事，最終似乎還是文學收留了我。至今仍然搞不清楚轉折之處是在何時，總之進入研究所之後終於開始讀懂了一些東西，由於學術理論系統性的思考方式，原先不堪運轉的腦袋終於有了些方向，懂得理路與架構，明白了什麼是自己所不喜與不要的，再回過頭看自己的作品，只覺像是由文字組成、無限膨脹著的迴圈，如同陷進一座迷宮裡，找不到自身的定位，只有滿心的自我與情緒，不忍卒睹。

終於明白，文學是有所限制的，不可能做到世上想要的、完滿的一切，而要如何在那種限制之下，開展出自己想要長成的樣子，才是重要的，亦是起點。意識至此，我終於有些放鬆了下來，將重心回歸到生活，正視自身的平凡與有限，能做到的事情其實很少，我只好將生活調整成規律的形狀，將書寫這件事填入，每天在固定時段練習這件事情。於是寫作變得跟我的生活一樣無聊，我必須反覆操練，歷經幾日的檢視與修改才能寫好一句話，寫至一段落後，回頭重讀，卻常常發現總沒寫出一開始想要達成的、想像中的那個樣子。有時我會重頭再來，但

更多時候，我選擇繼續往下寫，忍受著自身的挫敗與不成熟持續往下，而當無法忍受時，便暫停書寫，跑去閱讀別人的作品，試圖拉開距離，想從別人的視野中觀看自己的寫作是怎樣侷促，而至無路可走的境地。

我不免有些後悔，書寫竟是這樣累人又枯燥，敲敲打打，反覆檢視，簡直是世上最累的一件事。與此相比，閱讀簡直愉悅得像是天堂，即使是理論書籍，都感到一種獲取知識的快感，如果能永遠當個閱讀者，那必然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。可同時，書寫的苦工成果開始獲得一些獎項的肯定，在學生時期那幾乎是我主要的收入來源，獎金成為我寫作的動力，除此之外我不太會自主地想寫些什麼，或去思考風格的創造、寫作計畫的擬定等，我甚至不覺得文學跟我有什麼關係，只是用來賺取零用錢的手段，一旦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，應該就沒有理由繼續了。

為了這是自己唯一的長處而繼續，也未免太愚蠢。

我沒有看清自己，以為找個與文字無關的工作，能讓書寫更為純粹、不受干擾，可以完全的自由。但那麼純粹要幹嘛？無聊得要命。

有次電影劇組想來借場地拍攝，陪著他們在園區場勘適合的場景。說是園區，也只是一大片居民遷出後被遺留下來的舊房舍群，年久失修，傾頹而透著青苔的色澤，再更過去，預計將來要被拆除的區域更是雜草叢生，牆角處與院內都被傾倒了大量的營建廢棄物，樹木蔓過那些垃圾，兀自生長成非常自由的樣貌，彷彿有靈，不容侵擾。我們在無人的巷弄街道來回穿梭，選定幾處屋子後，又進入到裡面查看屋況及內裡格局，大多時候我總是在一安全處等待，邊檢視手機的訊息，邊在外頭回應他們的問題，任劇組人員自行進去拍照探看。終於，我也開始懂得如何安全地活著，趨吉避凶，以一種穩定舒適的模式過下去，不再感到疼痛。

結束這樣的流程後，回到明亮的辦公室，繼續處理繁瑣的公務，同時想著晚餐要吃些什麼。回到家，洗完澡，上網瀏覽一些美食資訊，偶爾看看戲劇、動畫，接著上床睡覺。這樣活著，算是幸福了吧，但我突然感到似乎不再需要文學了，

再也想像不出文學與自我的關係，連帶地，也不覺有寫的必要了。幸福路上，文學消失了，而我竟然不感到可惜，只是繼續活著，毫無疑惑地朝向明日，繼續活著。